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七

英國馬懇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英民公真

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英國更改制度之時、君民上下、無不同心合意、乃閱時未久、求新班各員、又謂向所整頓諸事、尚未能盡臻粹美、既而求新之人日多一日、講求整頓者之心、亦日熱一日、核其求請各節、固多入情入理、惟類皆推舉領袖、甚至聚衆要求、則始謀之不臧、流弊遂不可勝詰矣、至於所求之事、則公擬民約六條、一曰舉官之權、宜家掌而戶操之、一曰議員不可久於其任、宜每年重舉一次、以定去留、一曰舉官之際、準民間仿照投甕之法、不宜彰明較著、一曰凡舉充議員者、但問其才力能否勝任、不必問其身家是否殷實、若昔日議員務

須置有財產方得准充之例宜予删除一曰既充議員當由英廷議給薪俸一曰舉官之地宜使均平庶免偏枯之怨○查議立民約諸人特衆要求之法固屬不善然其所請之六事則民間大半已被其澤如比戶皆得操舉官之權一節今民間已鮮有不能與聞者矣如密舉議員一節今已准其不必宣露矣如議員不必置有財產一節今已許貧而有才者入議院矣如議員食俸一節今已詔稍有常經矣夫若民間之所請不合於理英廷豈肯俯從哉

所最可惜者當時之民人不知恪守臣節求英廷稍拂其欲遂懷不軌之心主謀者因想英廷以亂萌斷不可長萬難容忍不得不拘其領袖寘之獄中計自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長聞之挾制君上者歷十載之久仍不稍知悛改英廷亦仍不能稍

示寬容上下相持公私凋敝其得手藝爲餬口者大有諺所謂一日捉餓三日斷綱之勢即使偶有工作傭值亦賤不可言夫以賤值之傭歷歲之工倘使食價平減或尚可支持一二乃糧食之價既有加而無已、公家之稅又有嚴而無寬鶉衣之民半於路菜色之民半於家叫其苦矣、

英民既受大困皆知內有數輩民蠹、國家辦理不善所致遂以無邊苦趣皆歸咎於英廷紛紛持衆要求者、其議較前爲更熾且是時適值法民大起強改君主而爲民主、英民以爲英之與法僅一水之隔耳法既操縱由民、英豈肯受王室之束縛、倘使憲章衆口一詞、務求速改英廷其奈我何、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英商貿易又值連遭折閱、各大舖相率閉歇、工作之輩益無聊賴、遍地皆怨讟之聲、議論朝政者益衆、

遂有數人號於市曰、飢餓而死、與反叛而死、等死耳、况餓則無有不死、叛則容有生機、凡吾受苦之人、何不速反、又有人言何必反哉、何必反哉、凡吾受苦之人、盡聚於此、若有所求、國家豈敢不允、遂有備具稟帖者、聲明求索國家某某數事、(附上文所言火事之類)務望立刻准行、稟末具名者多至五十萬人、似此絕大稟帖、實歷古之所未有、稟詞既具、又謂吾等須同入議院、呈遞稟帖、議員必不敢不准、既准之後、上之君主、倘君主尚欲推諉、吾等不妨亦以英國為民主之國、庶幾百弊可除云云、英廷聞變、立飭兵部、迅發火器、調集禁旅、額兵巡役共二十萬名、命惠靈吞將軍為元帥、而總統之、惠靈吞聞命、星夜派兵、分守倫敦、各總銀行、及總郵政局、與夫殷闊之家、又恐庫存軍械、即以銀行、郵局等、諸大房屋為礮壘、將各隊駐防其各大橋畔、亦皆派兵運礮、分別扼守、以杜亂民往

諭旨前民票黨散

來之路部署大定民不敢逞

英廷宣諭民票黨之領袖曰汝等民人聚議各事余一人固不之禁也若有奔馳街市者罪不赦各亂民初見防堵之嚴將卒之勇器械之利已餒於心及聞英廷詔旨各領袖皆知鳥合之衆萬不能敵經制之兵遂各息心靜氣冀以哀籲動君上之憐且聚議求請各事者僅存三萬人彼此講論亦無叫囂之惡習其措詞立意惟冀英廷軫念民艱速設救濟生靈之良法從無一人尚敢以反叛二字形諸齒頰者日前在街市鬨東弄西奔突之人至是亦不敢越雷池一步查若輩初具大稟帖中本言要求各事者連具名稟帖之五十萬人其有六百萬人皆困苦顚連無門申訴其姓名業已存記等語然其實僅有二百萬人曾存其姓名且尚有本無其人者迨國家一震神威遂各氷銷瓦解因有笑其

虎頭蛇尾一事無成者諸領袖入深悔之及至會議又各自相牴牾更有責之者曰挾勢凌逼君上實與大道顯相違背而今而後務宜執理申辨庶不失臣民之分從此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矣○既而英廷允立萬國通商之約而歷中之貿易已漸流通百工皆畧有所事民約一端即無有置議者與天大禍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英廷因始願不及此也

英國 第一行法是欲願於世界之大權於戰者有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八

英國馬懇西原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華亭蔡爾康芝紱述稿

戰

一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至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英國多藉砲火之聲、金鐵之光驗其勝敗於兵燹、一千八百一年(嘉慶六年)至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干戈之禍、更覺無日無之、其間且有與法皇拿破崙之役、沙場暴骨慘成禍、尤烈、炮火驚心、至時尤久、及至大功告成、英廷始厭倦兵戈、與鄰國平安無事者、垂四十年、英人幾忘昔年列國戰爭之苦、爰有人私心默禱、継自今各國俱相見於壇坫、相交以玉帛、即使偶有齟齬、亦當各守禮讓、善爲調停、朝野上下、所孜孜矻矻者、惟在於救苦拯厄、生聚蕃衍、不罹鋒鏑之慘、而奈何此境之徒懸虛想也、惜哉。○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

元年十二月、法前皇拿坡侖之姪路易拿坡崙、纘主法國而踐阼、當路易拿坡崙之初得法之也、曾許法之臣民曰、余今爲法國主、必將遵循定律、善治國政、及是大權在握、忽焉作威作福、如秦始皇之恃其勢力、妄自尊大、獨建皇帝之號、法之文武大臣有諫之者、即羅織其罪、而悉置諸獄、巴黎者、法都也、其民有心不悅服、而欲阻止之者、又不問其是非、日殺不辜、罔知顧忌、法民皆重足而立、相戒不敢逆皇帝意、拿坡崙大喜、然猶以爲未足也、懼臣民之畏我者、不過目前之事耳、積之日久、將爲禍患、奈之何、吾其何以繫之、不若勞師於外、以顯其勇略、則法之臣民、咸注意於我行之勝負、無暇再懷不軌矣、於是以心問心、決計興師、又念歐洲各大國、近方輯睦於法、即使興之、挑釁各國、或且心選叢[illegible]、致師出無名、其奈何、繼而慨然曰、土耳其、按土耳其、突厥之轉音、疆域跨亞歐洲[illegible]

第二節 法皇之廢 庆

此皆[illegible]突厥一[illegible]之[illegible]耳 國有小釁亦可試我新得之勢力我若設詞以强逼之彼或不從則我有辭矣法土之爭既搆他國必有袒之者然後以此禍樞降而爲歐洲之大禍我願大發我位大安計無有善於此者即遣使語於土耳基王曰猶太國舊地昔國之所屬也昔者我救主耶穌生於是居於是今朕欲親臨猶太觀其聖蹟及伯利恆穴上之禮拜堂爲特書登賽國適取此堂大小門之兩鎖匙以獻於朕朕又欲鑄一銀星及法之國徽（按如中國以龍爲國徽之類）藏諸聖穴以表光榮王無逆朕命土王譬請大齋者歐洲南方諸國之人俱奉天主教爲宗奉教之禮尙人等皆以教本起於猶太國舊地得至猶太一觀聖蹟既表精虔亦增榮耀（按如中國人欲往西藏敬佛朝山之類）又聞故老相傳耶穌生於伯利恆地方伯利恆有一穴即耶穌離母胎之處（按[illegible]如[illegible]生於[illegible]之所）於是土耳基人就其穴上築一禮拜堂有

大小各門、恒加鎖鑰、凡基督教（按天主耶穌二教總名之曰基督教）中人之欲入禮拜堂者、
土國向例僅予以小門之鎖匙、皆不能大開正門、昂然直入、前嘗法國
法蘭西王第一（按法蘭西之名國即以王之氏族如英國以英吉利部基即以華庶類名其國猶之類）在位、曾以此事致
問土耳基王、未能得志、越二百年、即一千八百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法國曾
查舊案與土國齟齬、仍不得遂、夫土耳基國小勢弱、豈願以區區一鎖匙、
開罪於法國哉、無如俄羅斯國所奉之希臘教、名雖互異於基督、實則
同祖乎耶穌、且其爲大主教者、又屬俄羅斯皇、歷代不可以理喩、士商
多護天主教人、以教堂之大權、希臘教必相形而見絀、是未幾天主教
人之盛熾、先遭希臘教人之怨恨也、故斷斷焉未敢相下、及是俄皇尊
坡登又以此事移請責土王、集廷臣而議之、皆曰、今希臘教之執掌大
權者、實爲俄皇尼古喇士、假使求媚於法、必致開罪於俄、故相持不決

第三節 俄皇發兵伐土耳基

者一纖有餘至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二月法皇曾拿坡崙家之谷耳可厚勢洶洶禍在旦夕土王不敢抗無奈以伯利恒禮拜堂之大鑰匙并天主教中修士（修士者閉戶潛修不娶妻專務祈禱教中之貴人）於是希臘教中修士頓覺無顏而法皇則精鑄銀神盛設儀仗送至猶太之耶路撒冷地方大開伯利恒穴上禮拜堂之正門敬謹安奉法人無不興高采烈直如雄師大捷齊唱凱歌也者法皇更志得意滿謂土耳基誠不敢與皇帝相抗違也

俄皇尼古喇士聞土耳基王之抑希臘教而榮基督教也赫然震怒星夜發兵十五萬人直趨土邊俟又轉念曰似此瑣屑之事若遣一介行李以責土王他國自無從置喙今忽勞師動衆人其謂我何遂命檢查俄土交涉舊檔有無未結之事足爲俄藉口者乎旋查得一千七百

四十四年（乾隆九年）俄土所訂和約內有聲明數語似可指爲土耳基國所屬之希臘教中人已讓與俄皇爲主孫遣使責問土王其實約內僅言土耳基國必保護希臘教人無使失所而已乃俄皇之意則曰土既允俄以保護希臘教人可知希臘教人應認俄皇爲主否則土國自行保護其民干俄底事而必切切焉聲明約內哉○土國聞有俄師大懼及接見俄使聆其無理取鬧之語不特土之君臣士庶皆愕然不得其解即土之諸友邦聞之亦皆謂俄皇所言毫無情理英國君主維多利亞更親御筆札致書於俄皇尼古喇士曰朕聞貴皇詰責土耳基國之語因攷俄土和約端詳審視其命意之所在覺與貴皇所言絕不相類倘竟如貴皇之議則土國所屬人民四分之一不已全歸俄國乎土之權勢不已離土都康斯但提挪泊而歸俄都彼得羅堡乎總之希臘教人

若欲貶黜俄屬則歐洲竟謂無土耳基國可也俄皇其何說之辭土王又遣使臣英請問英君主我何以答俄皇乎英君主曰拒之而已矣豈曰讓之云乎於是土王覆書於俄皇語雖謙遜意雖委婉惟於希臘教人應隷俄屬一端終不肯讓事聞於法與普諸國亦以土王之不肯讓俄爲不失國體而深許之然俄皇則怒不可遏謂土既不能以理喻俄惟有以勢爭發兵遂入土屬丹牛波江畔一省會而踞之時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七月初二日也俄皇猶欲自文其過而諭其民人曰朕非黷武窮兵之主也今茲伐土之役不過究俄名分之所在斯已矣或有問俄之名分究竟何在者則有滑稽之士笑應之曰禮拜堂之鎖匙與其也堂中之銀神一尊也土耳基國四分之一也既土爲俄之藩屬也不知其他

俄既踞土之丹牛波江畔地諸國皆謂事出非常若無調人斡旋其間後將禍生不測於是英法普奧四大國各遣大臣會於奧之維也納都城商定一善處之策謂若能依此而行俄土兩國各不致傷及國體遂公致一箋於俄皇其大意謂希臘教眷在土國應沾之利益今仍一一付之無使少損至俄皇欲別有新增之權勢强逼土王一節箋中絕不提及俄皇覽箋之下心悅誠服一無異議四國大臣大喜遂更致箋於土王以爲土王已失之地仍得金甌無闕將失之權仍不致太阿旁持必亦欣然過望而府首無辭從此絕大風波崇朝平定何幸如之詎不料土王不感友邦排難解紛之德反謂書中數字未盡妥洽異日與俄立約必須删改某某字樣其實與元本數字於土事無關緊要改數字亦於俄事不甚輕重此眞所謂無中生有者也俄皇聞之[illegible]不悅使

使謂四國大臣曰、土王若能如貴大臣等所議、懸諸國門、不能增損一字、朕自無不樂從、若欲妄改分毫、朕不敢聞命矣、諸大臣轉商之土王、仍堅執已見、於是諸大臣皆無可如何、惟有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耳、○土王又遣使至俄營、請退兵而返其侵地、俄皇不許、十月二十三日、土王大張聲勢、一似小國可以敵大、寡國可以敵衆、弱國可以敵强也者、決計欲與俄皇相見於戎行、有善覘國者曰、俄土二主、實皆願遵四國大臣所定之約、惟土欲自炫其長、索改無關得失之數字、俄乃怒其以蕞爾之邦、反敢藐視衆國、若不示以威武、必致長其驕傲之氣、後將不可復制、彼此遂以視同兒戲之事、釀而爲生靈之大禍、嘗諺所謂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豈固應如是乎、抑歐洲之劫運、冥冥中實有主之者乎、噫、酷矣、

第五節英法二國皆欲戰

且夫土耳基之在歐洲、未嘗有强大之名也、其君若臣、又非明理而能軍者也、一旦無知妄作、欲創絕無僅有之大亂、使歐洲無寧宇、彼各大國暨明理之諸君諸大臣、夫豈肯袖手旁觀、任其竟成戰局哉、而不知土之敢於大張旗鼓者、有陰袒之而不啻明助之者也、當是時也、英國雅白顯侯實執英政、跡侯生平之持論、以爲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本爵少年居於日耳曼之需勞細地方、親見日耳曼聯邦大戰之役、血流成渠、骨暴成叢、其爲可慘孰大於是、老夫耄矣、終不願復見兵革之禍矣、及至俄土釁起、即執宜和而不宜戰之說、乃求和而反速之戰也、此豈意計所及料哉、初雅白顯侯聞有俄師、即不憚辛勞、爲土行成於俄皇之前、其意惟求兩國不出於戰、此別無奇計也、土之大臣則大喜、謂英國兵艦之在地中海者幾有陸艦札接之勢、今幸助土以制俄、則我

何異俄哉、又謂英法助我、我有所擧動、豈可不謀於英、故凡有與俄交涉諸事、必先與英國出使土國大臣再四熟商、然後定奪、與俄來往之公文、亦無一不先與英使議定而後發、英使則稟承朝命、雖以勸和爲主、而自始至終、決不任俄人、遂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之詭謀、土國固惟命是聽矣、至於俄若不聽英、英卽不能不助土、此中之機括、若有不期然而然者、時則英法奧與四國大臣猶未會於奧都也、洎乎會議已定、土王又狃於傳聞之詞、以爲萬一與俄失和、英必集兵艦以遏俄徵進、敢挑剔字眼、以爭無謂之國體、不知者、謂土挾螳臂以當車、無乃太忘分量、其知者、謂土之敢挑俄釁者、實恃英爲長城也、而英則陰隳和於前、豈能不明助於後、於是以顧和不願戰之英、相推自頗、侯遂如猶所謂牽率兆夾以至於此矣○英人雖遭土人株連之累、實則時勢所

迫、早晷有示戰之意矣、先是歐洲諸國有竊笑英國者曰昔日之英吉利、固所謂英雄蓋世者也、今則庸庸碌碌一變而成闒闒中無聲無臭之人、謂余不信、試問近四十年中、曾見英人於維持商務而外、有一稱其威者乎、英人聞而心恥之、嘗語人曰、今者時值承平、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耳、苟有機會可乘、英亦何妨一戰哉、至是則機會已至、若使俄然蝟縮、前之笑之者不將自謝爲有先見之明哉○至於法皇實爾拿坡崙本欲勞師於外、俾臣民皆縈情於戰事、已得安於皇帝之尊位、百則行伍之間、逸居無事、不免有驕擾之憂、又念平日所行之政、皆不恃理而恃勢、深察與情、揆多不服、今若助土以拒俄、時哉時哉、不可失矣、況乎歷代以來、英兵不出則已、出則無有不勝者、萬一不勝、則以滋衆勁卒、必使奏凱而後班師、今乃戀怒爾震、與俄相角、我若再出兵以謀

助俄者亦必藉俄兵矣，且今之侵土者非虎狼俄乎，背我叔拿拔崙第一之規，法兵六十萬人深入俄境而勢蹶不振，桓桓赳赳，喪沙場法蘭之銳旅，圖俄者遂爲俄敗，今雖情遷勢改，餘痛迄未能忘，若乘此時以樹新威，以雪舊恥，尤爲一舉兩得，若夫法與之合爲計，則更有進焉者，謂當今之世，歐洲各國之所倚望而深依者，惟英吉利耳，我竟助英以拒俄人，皆知惟我與英深結友邦之誼，我國民心即使少有不靖，亦必有所顧忌而不敢逞，是一舉兩得之外，更計出萬全也，於是倚頁拿拔崙亦尅日誓師，陽爲助英以安土，陰實稱兵以蠡其衆，至法之大臣洪徐翰，尚不敢諫阻，況軍國大計哉，法兵遂出○土王鄂英法兩大國皆顯助已，不特欣喜過望，且心安而膽愈壯，雖與俄皇尚通信使，而辭氣之間，不少假借，即使觸俄之怒，亦所不懼，及考歐洲故事，從

未有兩强國同保一弱國者、何幸機會難逢、失今不振國威、後雖竭力求之不可得矣、於是土王欲戰之心、亦遂須臾難緩、其在奧京代議和局之四大國、英法二國、已舍玉帛而用干戈、其餘普奧兩國、何能爲力、即欲强預土事、遏之使不得戰、責爲勝難若登天、而英法土三國則已合力同心、若有遏之使不得不戰者、當此存亡危急之際、惟有俄國尼古喇士皇甘避三舍、自承前言謬誤之一策、或可冰銷瓦解、然四國大臣在奧京所議之和局、俄皇本樂於領受、徒以土王初欲强易約章之字、以爭體統、議又盡被英法之師、以侮强鄰、俄本以狠鷙爲雄、一旦受辱至此、其尚肯俛俛俔俔、貽羞於當世、貽禍於後來哉、俄皇亦惟有撇撤情理、擬作孤注一擲、力張之氣、徵調厲勝之將士、以與三國相支拄撤旆、月倒數度、而彼此皆厚集以須矣、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俄兵進逼土耳基戍守黑海拔他口之海軍悉數擄而誅夷之卽欲乘勝以入黑海英法二國聞之會同檄告俄皇略云自今日以後不許貴國一兵擅入黑海一步如敢不遵請試吾刃俄皇尙未覆書而二國已各遣兵艦將截黑海口要道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豐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不但俄土之爭無可挽回卽英法二國之師亦已同入戰場至俄軍所踞土國之地本與奧普二國邊境犬牙相錯奧普二國邊吏紛紛告急於朝故奧普之欲退俄師也比英法爲尤急先已各命大臣挺身而出據理而說若謂俄若不從二國之所請二國亦惟有出於一戰以退俄師然決裂之詞尙未形諸齒頰也及見英法二國已願同任仔肩之重奧普二國遂不撥一將不發一兵雖與聞之文告相屬決道但以鎮撫爲勝而已○英法二國外

既因俄怒兵革之事在所不免遂於未下戰書之前迅速兵船載兵而東自春徂夏兵卒與糧食相輔而行皆屯聚於黑海邊之務腦海口英廷命公爵喇格蘭為大將軍法廷命勝雅瑙特為大將軍一應軍政皆許以便宜從事查英國惡羅吞大將軍前傚西班牙國之役喇格蘭公實副我羆法國前征非洲北岸亞勒尖地方之役勝雅瑙特已克獨當一面既而登拿坡崙從孫民主之政仍為君主勝雅瑙特又親與禁軍以威臣民之二將皆所謂飛而食肉者也赫赫之名震於歐境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二國部署既定遣使至俄軍中明示戰期而入世英法之所助者非大有為之國也歐洲腐惡隔劣之國也上倚以猖獗長其氣燄推獎以至於極將必釀成殃民之禍至於不可勝道而後已然則英法二國貿貿然勞民傷財果何為哉

第七行亞剌瑪誤

斯巴斯士撥者、亦黑海口之鎖鑰也、與波爾海口聲息相關、儼有屹然並峙之勢、其外英程十里（按英程三里約合華程十里許）即居黑海之灣、水面寬英度三四百丈、（按英度以與華度）度不相上下、斯巴斯士撥在海灣之南、設礮築壘、足資捍守、俄之官弁兵士約四萬人、先駐於此、以其非經商之所、故並無貿易中人、雜處其間、且灣內備通水道、俄艦多艘、又於斯巴斯士撥之內外兩面、往來游弋、其勢足以禦各國之兵艦、而不虞其衝突、英法之人病之。○英兵之陸續進往者、截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豐四年九月十四日、已有五萬人、均駐紮於斯巴斯士撥迤北、計距英程七十餘里之闊迷亞地方、英軍之偵探者未返、故不知俄兵共有若干名、喇格蘭公大將軍亦不欲知俄兵共有若干名、曰余姑剿滅此而朝食、於是日會同法土二軍、秣馬而南、疾馳數點鐘之頃間、至亞喇瑪小河干、遙見俄兵扎營

於小河南岸之小山巔英法土三國之師亂流徑渡人馬躍踏小河之水可涸也俄兵據登高臨下之勢砲彈怒發彈子狂飛三國前隊死者無算英法二大將軍號令嚴明人人皆懷必勝之心即人人皆懷必死之志前者既死後者繼進俄統帥雖甚能軍指揮部下竭力禦以砲彈而英法土三國之師如怒潮之湧進中道雖有重山複嶺以為之阻其死者皆紛紛從山崖間下墜入谷而銳氣絕不少挫喇格蘭將軍於死者之多少固不暇問惟急思有以制之遂督飭步兵由中道進又轉以巨炮二尊從步兵之旁向上連環猛轟俄兵之屯於山巔者一礮彈至前軍盡仆後隊尚未成列大礮彈又驟來俄兵亦血肉之軀豈堪當此蹂躪鼓聲忽死旗竿盡折全隊皆鼠竄而逃此為英法土三軍第一次戰勝之喜夫英兵固譽為陳素為戰矣乃至日暮收軍點驗士卒死傷

者共三千人、甚矣其慘也、

喇格蘭大將軍既遵俄兵、星夜移營、法國勝雅瑙特大將軍整旅返迴、但謂將擣平斯巴斯士撥而後乃可小休也、不謂勝雅瑙特以法軍力乏、屢辭、遷延不進、喇格蘭無可如何、亦暫安營、既而知法軍尚可大用、惟勝雅瑙特忽膺癘疾、實難從事戎行、故不允喇格蘭之請、越數日勝雅瑙特卒於師、繼其任者始會英師進逼斯巴斯士撥、不知英法兩軍若乘一勝之威長驅直入、則破斯巴斯士撥不啻易如反掌、徒以法帥病危、失此機會、俄軍遂得竭其日夜之力、經營布置、使斯巴斯士撥固若金湯、英法之軍既至、攻之不克、護之不成、惟有築長圍斷餉道以困俄師、喇格蘭懊悶無似、然論者謂假使英法當日以破竹之勢一鼓而破斯巴斯士撥、或將帥僥倖成功也、今既築長圍、雖不免老師費財、

而強弱既判、勝負遂分、不尤愈於走馬破城乎○英法土三軍之攻斯巴斯土撥也、上馬殺敵、洗足登舟、沿途無擱滯之危、罷戰有安眠之樂、其於添兵運餉諸大事、亦各無窒無阻、假羅斯則孤軍遠戍、僕僕既疲於跋涉、勞師尤甚於迂遲、以少敵英法兩雄師、士耳基一土著、成敗之數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豐四年九月下浣以迄十月中旬、三國之兵、既經安設大礮於斯巴斯土撥城南之一山巔、即以此山巔作礮臺、蔽形而出、附麗於礮臺者又有兵艦多艘、艦上及艦中之巨礮、共一千三四百尊、部署既定、軍令驟下、各礮紛紛開放、但見彈如飛蝗、齊向斯巴斯土撥城中轟入、自朝至於日中、凡歷數點鐘之久、未絕礮聲、蓋自古以來、攻城之猛、無有甚於此役者、少頃、下令罷攻、瞭見斯巴斯土撥各礮臺似未有所傷損、英法土各大將、亦皆知戰事非一

日可了師令鳴金收隊、是日英法土三軍仍在城南鳴礮攻城俄亦出兵三萬名以攻南山前後相持共七日之久直至十月二十五日彼此未分勝負俄人直前敵也、

俄軍以被圍日迫、亟思衝開抵隙突圍而出遂圖大舉一日忽以馬兵攻土營土人不虞俄之至也、大敗而潰、俄馬兵直趁土營而遥進至巴喇克拉瓦地方與英帥部下轄號蘇格蘭之第九十三廠兵相遇其兵總嵌伯爾、能作士氣、兼訓部衆饒有膽畧、遥見俄兵將至即令本部兵前後列作兩行、不必作方陣以互爲護衛（按英國兵制遇與敵馬兵接戰之際結作四方陣形列而向外兵器其鋒列後以爲防禦此則前列之兵跪而植立而以鎗向敵後列兵持鎗並立也）蘇格蘭兵各遵將令任俄之馬兵狂衝而來皆並足而立無一動者及俄兵衝至四五十丈之外彼仍號旗忽舉英軍怒銃齊鳴前隊俄兵紛紛死於馬下俄將知不能取勝火速收兵而

退英師大營爲俄軍之出也密遣馬兵先伏要隘以截其歸路適見馬蹄塵起知俄兵已退然仍相伏不出少頃俄馬兵疾馳而至其騎兵將偵見地勢險阻恐有伏兵正下令站隊搜尋間忽聞營外哀號英馬兵驟起衝入中堅俄馬兵不及回頭抵禦早已四分五裂其大半皆殲於英兵之手十成中之二 二成皆被英馬踐踏而死其餘零星散亦幸脫虎口者相率狼狽逃生營屬計不及五分鐘時俄兵或死或逃巴喇克拉瓦戰場中但聞英軍歡凱之聲無一俄兵之踪跡矣○俄之偏師雖敗循城外之行營距英法土三國之營僅英程五六里耳英兵擬乘勝進攻深探俄營有大礮三尊足以自保乃止○英軍之在土耳其者先後與俄相見以戎矣惟總兵羅紱世衛所部馬隊一營未觀鋒鏑經師喇格蘭公欲均勞逸發令教俟臨前敵并遴派司事以時往以重其

其[illegible]狀展讀訖卽問努爾曰檄文中使本總兵率衆前趨而應以何處戰界限初未明言不知使者領行總帥亦嘗面諭及之乎努爾曰未也惟須前進默揣上意必係令君直往前途與俄兵鏖戰耳羅敬曰敬諾隨宣諭部衆備齊甲仗振旅而出其時全隊中自總兵將統各官以迄衆戰士皆知趨前一步卽與死路迫近一步總帥斷不忍驅我輩於死罪令必有大誤然無一懷退避之想謂與其違令而死於法毋寧遵令而死於敵也遂由山峽中縱轡而進俄軍忽見英軍一小隊來當大敵舉莫明其故英總帥等則於中軍遙瞭之際始見羅敬隊直至前列初未之疑繼見千騎蹴踏匆匆遠去知其誤會軍令之意不勝駭詫而追之不及惟相顧扼腕而已羅敬既出山峽向之按轡徐行者忽焉加鞭疾馳俄軍百礮齊鳴乃英將士皆捨死忘生竟從藥彈雨之中直衝

俄之前部、殺俄司礮之兵、而衝入中堅、俄馬兵散隊不能禦、紛紛潰退、羅欺乃下令退兵、不料馬首欲歸、俄師又集開花礮彈猛擊其後、英騎千萬衆痛遏其前、羅欺策勵部下、奮力殺透重圍、回至原駐英營、頹然下馬、喘息與呻吟聲相應答、也屈指自出隊以至歸營、相距不過半點鐘二刻、合英兵出隊時共計六百七十人、歸營時僅存一百九十八人、餘皆死於俄軍中、似此膽量固屬絕無僅有、似此恪遵軍令之忠勇、尤為難能可貴、至今英人傳為佳話、每一述及、無不齊聲贊歎、至於臨陣捐軀之四百餘人、雖係誤會軍令、慘死而兼屈死、然而非徒死也、俄軍皆曰區區數百人、散於陷薄大軍、皆蠢如趙子龍之一身都是膽乎、英兵與此種人戰、實不可視為等閒、故羅欺雖負創而歸、未擒一俄兵、未獲一俄礮、餘物亦無一所得、而寒[illegible]俄人之氣、彼徒以攻[illegible]據[illegible]將[illegible]旗為

勁烈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俄皇以英法土三國之師雅踞南山也欲逐而去之然巳剌克拉瓦之役僅能奪土耳其大礟數尊礟臺數座計惟有大勝一次始振軍威十一月初五日黎明俄皇命其親王為統師先行出師禮下令犒食并以美酒徧犒衆戰士以壯其膽頃刻間俄軍五萬人拔隊齊出直壓英法土三軍而陳時正大霧迷漫覿面不見人影三國之軍或駐山巔或營平地皆未知俄師之驟起及至鼓角聲喧礟彈猛至方共驚覺而俄已厚集兵力欲登高山甘心於駐守英克曼之英兵英總師喇格蘭於濃霧之中既未知俄兵之衆寡亦未知其欲踞何山且英克曼之英兵僅有小隊數起彈藥亦寥寥無幾不足以拒俄師假使如耆林父之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則必轍亂旗靡俄師大捷英土事遂不可

問矣然喇格蘭公能以堅忍之氣鼓畸零之衆下令人自爲戰彼此不相統屬於是英兵之有藥者鳴鎗奮擊無藥者以鎗尖之刃及所佩之刀竭力捍禦不令俄衆上山歷半點鐘之久一步未曾退讓而法營中已聞警報法兵九千名當即擊鼓而來俄親王知不能取勝下令退兵死傷不計其數是役也俄皇用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計特出重兵以扼英之散卒敗之已喇克拉瓦突圍之戰尤爲猛悍而又濃霧四塞天心亦似默爲相助俄皇竊計滅跡掃塵斬其梟帥直指顧間事耳至受其迫者雖以他國至精極練之兵恐終不免於披靡不圖英軍以人自爲戰之法禦之乃知俄軍既退俄皇必以心問心曰以少藥無彈之英兵八九千名而能阻兼帶大礮之俄兵五萬名已屬奇不可解即法兵來救亦僅九千名乃俄之全軍紛然遠退實屬出奇制勝之期從此

第十一節
英兵受困

徒賦詩歎息而已

英軍之勝衆遠近爭傳國中人聞之踴躍殊狀又聞全隊在南山守凍急甚籌撥氈裘數千墩寒衣數大舶糗糧不計其數運至巴剌克拉瓦軍前務使從軍壯士飲食無缺居處得安其時英軍之戍守山巔者遙見山下狂洋巨浸中英旗飄颺共知衣食已至不禁飯相與拍手懽呼而不知將士之受困者盡已匪伊朝夕矣○英軍初到戰場之數十日淫霖不已營壕諸人尚不知有修路之法海口泥深沒脛寸步難行食物之在船者任其狼藉無從搬取以贍軍且軍中每一舉動例必稟命於上層層節制無敢違拗故備運急需或藥急病往返稟商至准行而事已僨人已死兼之飲食藥餌給不以時各兵夜臥之處以久雨故棚既滲漏地又潮濕病者日多營哨各官仍每日督令增築營壘病兵

跋涉水中薪煤難燭無從覓食死者亦日衆嗚呼英兵之勇固他國所莫能望其項背者也徒以軍政不修漸成孱弱其不可用者已有數營甚至某營數百人可用者僅存三十人又有一營可用者僅有七人其登船療病者亦多不治有人按籍而稽七日之內一船之中病夫四人一人已登鬼錄其療傷於醫院中者或鋸去其臂或截斷其股迄無良方以救其後死者七居七八統計出師之始至進逼斯巴斯士撥爲止凡七閱月死亡枕藉直俟軍務漸鬆得手病勢始漸有起色然自始至終死者共二萬六百五十六人實在戰死沙場者不過二千五百九十八人其餘一萬八千五十八人皆死於醫船醫院是主將不議養兵之禍更烈於戰場也英人聞之既怨且怒故於公帑鉅款運送衣糧之外又公請樂善不倦之女士南丁格統率進前執掌撫治傷病之全權又

派官於英蘭之庖丁蘇烟往教各兵煮食之法更撥多金從巴喇克拉瓦海口築一鐵路接至大營以通轉道自時厥後寒者得衣飢者得食病者得治跛涉者得車兩之流於孱弱者今又日見精強矣

此數月中以從營主將不知指揮其兵之道故不能立破斯巴斯土撥然總不任俄之一人一騎得與北關且食藥彈用藝須待發拼選取或別籌良法以破城之外無日不飛礮彈子如叢際之雖飛入城城中屋破人亡勢不得不再復設城各礮臺時如故俄國尼古喇士皇愁悶非常攻城計日若從逆入至城外開掘隧道而出既可通內外之接應又可避敵人之鋒鏑且若隧道掘至敵營之下置以炸藥猛然轟發則以從天而下之飛將軍易爲從地而升之轟雷豈不甚善俄國從從之既而英法土三國之頭目洞知俄謀亦各就本營之外開掘地道從

此又閱數月、兩軍皆從事於掘地及泉、欲如鄭莊要母子之隧而相見、地面殺聲漸息、鳥島暫得安穩之樂、惟隧道旁曾大戰一次、彼此各發大礮肆行轟擊、英法土三軍中有礮六百尊、一日夜間放出開花礮子及各彈至一萬二千枚之多、傷人之衆、亦可知矣、查俄之隧道計分三路、以通英法土三軍、三軍之隧道、則各與俄隧緊對、開掘爲日愈久、相去愈近、甚至黑暗地獄中可以覿面互談、其與法營相對之俄隧、名曰媽蘇尅夫、與英營相對之隧道、名曰立蘇、英法二帥互議曰、今敵人之隧道已通我隧而來、若不一戰、作氣同時猛進、則曠日持久、不將有老師糜餉之虞乎、於是法兵先下隧、直突俄隧、進發計兩隧相距、不過英度四丈五尺耳、法兵勇氣百倍、狂衝怒突、俄兵雖竭力抵禦、而血肉橫飛、慘甚、以隧道爲葬身之穴、紛紛敗退、媽蘇尅夫隧、遂爲法佔、英隧

之距俄壘較法營遠、茲兵既入、俄壘先攝當其鋒者無不屍骸狼藉、然俄兵以壘已陷、仍各出隧而遁、立擬隧道亦爲英踞、惟英將調度偶乖、致兵太少、矧不能守、鳴金收軍翌日再遣大隊以奪立壘、俄人見此情形、知城南一帶地方萬無可以扼守之理、傳令駐守南城礮臺之兵全行撤退、此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咸豐五年九月初八日事也○俄國駐守南城礮臺之兵既撤、實可視爲全軍悉遁矣、戰務亦可視爲告竣矣、俄國尼古剌士皇愁病交攻、遽於初九日薨於斯巴斯士擻行營矣、其太子愛烈珊德皇即位於行營、知萬不能侈口言戰矣、遂遣使至三國軍中、略言兵連禍結以來、英法土俄四國、不知共死若干人、亦不知共縻若干金、今太子新即位、願與三國釋怨歸歡、惟執事實圖利之○當英法二國之師之發俄隧道也、方欲進攻斯巴斯士擻、必又有一血戰、忽

諜報城南已無俄兵於是英法二主帥會同土帥拔保齊起立彼斯巴斯土撥所有城內之民房兵壘悉命掃蕩無遺頃刻成瓦礫之場其至堅之礮壘至精之船塢則命安置地雷於其下少焉一點火星巨聲猛震但見礮石鐵木之類紛飛於火雲萬頃之中下視平地裂作深淵俄國要烈珊德堡則悉聚泊之各兵艦不免為三國所奪也悉命鑿而沈之於海於是黑海中俄國所擁之威權盡銷歸於無何有之鄉矣

當是時也英法土三國屯於開迷臘之弁兵共有二十萬俄新皇知不能敵不得不遣使求和英法察知其非偽遂亦各願罷兵而與俄平旋請土耳其王待允自今以後凡基督教中人之在土者必當加意保護不令再受苦累旋又遣使訓俄皇曰繼自今彼此言歸於好不准貴國再戰遣土耳其斷辦某某事務至貴國兵船之在黑海者以若干艘為

傾但能彈壓貴國之民而止不准額外別有增加俄皇但惟命是聽從前俄准黑海大有雄艦一切假爲君主之勢今則任由他人爲主并於黑海之濱不再築造大壘如斯巴斯士撥也者四國於是公許和約相率班師

英法土既與俄平歐洲人皆大爲惟英之國債緣是而增於內者五千萬鎊照光緒二十年先令價計之約合華銀四百兆兩英之舛兵緣是而死於外者二萬餘人其凱還之成痼疾受傷痕者又不計其數然則窮兵黷武果何益哉俄人甘爲戎首受害固屬不淺他國之或爲應兵或爲助敵者究竟亦無所利雖土耳基國暫得大國保護之益然英法二國早知土不善治國必難長治久安故絕不以保土爲念惟不欲俄國獨佔其地爲歐洲異日之禍是以決計用兵倘使歐洲各大國來此俄會相與議定章程作爲

第十五節英俄一千七百年至一千八百年戰事

尋俟再宜富不甚善乃因陋就簡仍任啓及八百萬基督教人之二百萬突厥人再試其治國之法豈能保其不生枝節哉故十五年之後同治年俄人養精蓄銳自謂可以一逞遂乘普法交戰之際驟背前約聲言當年國有大亞無心戰爭故草率爲城下之盟其實黑海本應歸俄統屬今反禁限俄艦不公不平孰甚於此其時法蘭西正當發師厥國之際與土國均不敢直諫英國亦孤掌難鳴不得不甘心退讓然俄艦之入黑海者既不能限以定數則俄國歲修及新造各艦必須集一船塢船塢既築於水次則必有礮臺保護於岸傍不特土耳其仍岌岌可危即當年英法等國之所費多金者不幾付之流水乎

西歷一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以後至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前後百年中英與俄國以戎衣相見者居其半享承平之福者亦僅居其半耳歐洲列國

亦於此百年中往往互尋干戈及至事後之思初非有絕大關繫也亦非有不解之仇也一則甲帝乙王相與不睦而禍及其民一則前主今王之苗裔互爭大位小民亦無與焉一則此國見彼國日即孱弱以爲機有可乘而竊取其地一則衆國見一國日臻強盛以爲風不可長而遏抑其鋒似此情形豈關全局而且兵釁旣開而後兩國各有同好共惡之友邦各請興師以相助遂至局外諸人亦遭波累嗚呼慘矣考英於是時兵燹之禍大半繇纖芥之端而起乃糜爛其民破耗其財多至不可紀極如一千七百二年康熙四十一年英國糾約奧和二國以攻西班牙法蘭西二國而歐洲俄羅斯以西各國非助英奧和即助法西兵連禍結紛擾如麻揣英之心不過欲阻撓法之王孫不令王於西班牙耳及歷十二年之久法王孫仍爲西王歐洲大局後亦無甚干礙不幾悔始

禍之矣計平又如一千七百十五年（康熙五十四年）至一千七百四十五年（乾隆十年）之役則緣前爲英人逐出之王仍欲歸英復辟遂致自相殘賊也一千七百四十一年（乾隆六年）英連與斯馬加之師與普魯士法蘭西之師大戰則緣普法二國以奧國新定繼位之人於心有所不恰故致於此迨一千七百四十六年（乾隆十一年）奧國情甘退讓別迎一君始克罷兵然烽煙斥堠之危又歷五年矣一千七百五十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兵釁又起則英普二國合兵以攻法蘭西俄羅斯瑞典與奧斯馬加也法俄瑞與有害於普普或不得不出於戰英國於此不相干涉而亦戮力疆場七年始已者則應普之求也當是時也英之丁口不過十二三兆商務亦不甚暢旺然戰禍既開用財如潑水竟有一役而撥出英金至八十二兆鎊（以今時市價而計約增銀三萬二千八百萬兩）者民窮財盡厥有由來矣歟而外英與西班

牙累世不相能此百年中英法共戰七次計一千七百二年（康熙四十一年）英西大戰前後一千七百十八年（康熙五十七年）一千七百二十七年（雍正五年）一千七百三十九年、（乾隆四年）一千七百六十二年（乾隆二十七年）諸戰其尤著者也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乾隆四十年）英在亞美利駕洲開墾之新地自立為國、今創之美國（英）英以兵力威之前後交戰八年卒不能克始任其立國而罷兵此八年中又分兵以與法相西戰（此即美洲獨立戰之一）所需兵費別立一冊係以美洲之戰而論英死費耗英金一百兆磅（每英磅約合華銀四兩百兆為萬萬）半皆貸於他人、領並需付息金已多至三兆鎊（計息三厘亦係所負欠然也）（合華銀一千二百萬兩）已試問其故則曰不許美利堅為自主之國也而今何如哉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法之戰所起至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歷二十二年之久始克言歸於好（此即法國拿破崙之戰其詳已見第二卷）

拿坡侖皇用法人以亂歐洲各国之前干戈擾地無往而非戰塵也拿坡侖卒於海中小島之後則大有太平氣象矣試觀英國自滑鐵盧經戰而歸惟務休兵息民即使偶開釁隙亦復可了即了絕不似前之窮兵黷武至他國欲推戴何人為王則將不過帝王之家耶非英国皆循顧問我所宜亟講者惟何事有益於國則悉心竭力以圖之故此七十年之內（按此書成於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距歲在一千八百十五年於日七十年）用兵數次不過如風水相遭偶然發難端皆當軸之意前惟好戰今惟好和相去幾如天壤惟助土以拒俄則似倘有當年氣概其餘瑣事即如未受教化之諸小国曾以偏師取之久如希臘國遺土耳其國之侵逼英欲助希為自主之国與掃蕩土之海軍然又發兵叙利亞之禍擊海口使叙利亞歸土管轄以將其平又如阿非利加洲西北岸有嘿喇挑玲人常為海寇則剿平之

第十七節 阿富汗國

又於亞細亞洲與其雄藩印度接壤各國曰戈二米曰瓶大爾曰阿富汗、曰墨特曰緬甸曰雪克、英曾征服之併印度益形強固惟以印兵會叛英國故當亞洲有事之際多用歐人而少用土人又嘗三與中國戰、一與日本國戰、破日本之一城其他則一用兵於南非洲曰卞飛兒不安也四用兵於波斯白此不過如兒戲也太平洋中新錫蘭島之役曰定土人也、埃及國適南亞別新尼亞國之役因不得已也故兵數取、銳非洲西岸亞散梯人蠢動又南非洲蘇祿地方改回教者所辦之事、不顧犧牲致激蘇丹人之怒英皆命將以伐之若俟究然推翻國人遷至南非洲立為新國與英小有不睦英亦定之而終為藩屬以一千八百年上半之後英國莫其料而干戈之大較也外此尚有三大事上節云云實皆國運開之大端多離亂不得不另為講者撮日為殿後

平小亂惟英國正防俄恐時阿富汗國忽殺英廷派駐之官幾釀大亂乃英民皆不欲戰但勸朝廷與之議和故雖英兵已踐阿境仍不得躪爲戰至埃及國擁扃於埃及之蘇丹則於英之大局頗有關繫矣○（省埃及之兵變也英廷因欲以爲英與印度往來孔道惟新開之蘇彝士河而埃及國適當其衝於是宗任其亂埃國不足措而致埋賠矣於是年夜調兵往平其亂此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事也初英國富室曾廢恐埃及之求而貸以重金及聞埃亂深恐本利全拋亦各竭力求英廷救之英兵乃殺埃及之亞力山打海口又大戰於陸地即英史所謂殷肱刻羨之戰也埃兵既平乃效土耳基之設一總督而兼轄其地然平戰以後埃及進退皆英英當軸之依仍不敢僭故英廷除欲數百名護以供軍餉保與其威武於埃及其出實並非威武之顯大招以入

之機斯蘇闌擺擺於埃及利未着而害已形也〇一千八百八十三年[illegible]埃南之蘇丹省人謀叛其王回教中興一人焉曰馬地譯言聖人也馬地雖與埃王同奉回教而心殊不服英恐埃軍不足恃又欲往征之不謂從馬地而叛者人如蜂屯蟻聚英兵未至而鎮守蘇丹之埃及官軍已爲馬地盡數掃除英兵即從紅海口之蘇琭欽登岸意得由蘇琭欽以至蘇丹內地沿途皆崎嶇凹凸不便行師於是籌撥兵金一百萬鎊以築鐵路乃甫興工而遽罷發命大將軍戈登即同治年間助中國以平髮逆之亂者也至卡二通與馬地議和馬地不許戈登與其部下皆被羈留英廷急派銳師一萬名星馳往救踰山涉水苦不堪言而師行所過又皆沙漠之地炎氣所迫士馬皆疲更有土人節節橫塞雖經逐漸祛除不免曠日持久及至卡二通則戈登大將軍已於二日前慘遭戕害矣此一千八

第十八節　美與列國失利請公正人斷之

百八十五年（光緒十一年）事也英軍為之喪氣且馬地已為卡二通一帶之主繼有風團黑地棄已病故英廷謂馬地既死餘衆不能成大事下令撤兵以冀蘇丹人自行解散論者謂英於此役輕舉妄動論其人則皆勇絕倫之名將果毅驃健之偏裨有膽多力之士卒盡受而死之於炎威毒癘之鄉論其財則國庫之積儲民生之膏血盡付之於流水論其事則一無所成云

年來列國失利有延請持平守正人公斷曲直之法創其議者實惟英吉利美利堅二國當美國南北省大亂之際（即世所稱南北花旗之戰）英船數艘乘危圖利攻劫美國商船財貨美國既定核算美船之受害於英船者共銀若干即向英國索償英廷答以此事由直非我二國之能遽定不如延請公正人持平判斷庶彼此不致受虧美廷初疑英有藐視之心然而

不許。嗣後數年來往國書互相辯駁，負氣特甚。及持之又久，美人之氣稍平。英廷又理前說，謂貴國所索之數，恐有不符，仍宜延人公斷爲佳。美廷始允之首肯，於是英美兩國各延數公正人，持平核議，詢謀僉同，乃判曰：此案美國理直，蓋美國當自顧不暇之時，英廷宜及早約束本國船隻，不准在美洋游擾。英乃計不出此，賠以英金三百萬鎊，償還美商耗損之款。英廷卽允照償，美廷亦頗覺榮，備求益之權，案遂結。似此絕大之禍，勞師動衆，直指顧間事，忽請公正人居間，數語遂消未萌，其解試爲百世以來所未有。且英實美皆大國也，乃能服理而不恃勢，則凡他國之不如英美者，日後倘有齟齬，何不可援案辦理之有。

英國既以能兵不願爲戒，又知倘有參商，可交公正人剖判，然仍不肯不講兵械治法，以數百年英之舊規難忽變乎。欲思英國之大傑如敵相

費特曾欲裁減額兵備以一萬八千名為率則一年國家所耗之兵費及武弁之俸薪僅英金一百八十萬鎊足矣前宰相拔利則曰國家養兵與其過多而遊惰成習毋寧過少而不敷戰陣之用也今宰相格蘭士端公（格公於光緒二十年以目疾告休）亦屢請英廷節省養兵之費并不必預儲各種利器三相之言如出一轍惜英國之民皆不肯聽皆願原其金增以養兵并故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而論英廷共收英金九千萬鎊而其出款所籌還昔日兵債之息計英金二千八百萬鎊也整頓武備之費計三千萬鎊也至國家經費用人行政一切之費不過二千六百萬鎊而止此皆昔日備戰之心成為習尚而不能驟改茲以年耗鉅金為不足惜然識者則深惜之矣查歐洲各國當太平無事之日共有丁壯數百萬人入行伍以充額兵河上逍遙終日無所事事首

散漫所謂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者不啻爲若輩寫照且額兵之外又有預備兵（如中國團練兵之類有警則皆召立至）數百萬往往沾染營中惡習核其兵餉之總數則每年共需英金一百二十兆鎊（尋常約合華銀四萬八千萬兩）以養此數百萬閒居坐食之游民假使閒居坐食之數百萬人一旦改而各自謀其生計年中所獲必不止一百二十兆鎊一出入間每年將虛糜英金三百兆鎊左右嗚呼惜哉余謂弭兵一說至今雖未見端倪但觀地球歷代之蒸蒸不後來居上曩日必有人焉灼見救人之勝於害人則兵氣銷爲日月光矣且無故殺人之人必其未受教化者耳明理之大國而故犯之是殆甚於未受教化之人也苟理益明而私慾不足以蔽之則卽偶有逆言決不敢殘民以逞亦決不至如目前糜有用之巨金以購無用之兵器與國居今之日爲今之人他國既各以練兵餘標見

長自無獨自鑄劍戟爲農器驅戰士入市廛之道倘各國能如孔子之所謂去兵者則不特含哺鼓腹之民共相安於無事即裁減之兵費亦豈有涯涘哉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九上

英國馬懇西 元本
李提摩太 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郅治之隆一

英國通商貿易之廣五洲萬國無論不能並駕齊驅且幾無有能絜長比短者通査五洲萬國出口各貨十成中幾有五成運往英國英國運往他國各貨較之他國自相轉運且占三分之二而其所以成此無數之貨者祗居英之人三千四百萬名耳五洲各織布廠需用紗綻約計七千萬綻內有四千萬綻爲英廠之所用故英之布疋及哈喇呢等物多至不可勝紀每年則煤鐵諸物以運各種機器陸續運售於各國旣飫於己復益於人或疑商務之鉅至此必有窮年莫殫累世莫究之勢而不知法人未亂以前國本曾有萌芽之發見也法亂亟然後商務與

第二百四 英國工作大半歸於他國

由今計之蓋僅歷一百年云

英布之初盛也且不及百年大約目下七八十歲之老叟其髫齡時猶未大興查一千七百八十五年(乾隆五十年)英國出口之布僅值英金八十萬鎊(約合華銀三百二十萬兩)運出口各種貨物共值一千四百萬鎊入口之貨則寥寥無幾然通商業已多年亦初未見其增長也○英國工作之盛至今日而極矣然論其始則皆非英人之所自創也織布之法起於印度(按織布之法實起於中國而印度繼之與中國比鄰故先知效法耳)一千六七百年(明崇禎初)間印度織成布疋運至英國英之織呢紘織綢局各主人皆謂印布既來我華貿易必將衰敗至一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商請國家禁其入口英廷許之日久相沿懸為厲禁一千七百八年(康熙四十七年)英儒[illegible]著成一書中有言英廷禁印度布疋之來誠為善政否則織呢織綢之業殆可立而待矣其據

詥之僻如此亦可見當時之好尙矣○綢呢各類亦非英人所自創也意大利法蘭西人善織綢英人就而學之和蘭人善織呢英人就而學之而皆成絕藝又若玻璃一物則意國飛尼士海口人教之紙則法和與日耳曼三國人教之布疋則印花一類則法人教之葛布之類者本英人所自有其細者則日耳曼比利時兩國所傳來者也當英人之初織布疋也或欲染色或欲漂白必送往和蘭一千六百餘年明末和蘭人善捕海魚故漁戶中大半和人英之捕魚者必購於和燒造漁器亦奉和人爲導師其製成船隻之匠北方則學於丹墨南方則學於意大利其擅工師之名者亦和人之弟子也先教以製造風磨水碓故英之大工作其始多借風水二氣之力意大利人又教以編造草帽至其曬海成鹽亦由歐洲他國傳授心法又一千七百五十年乾隆十五年前英國所需

第三節 運路未通以前之難

之鐵其販之於他國者約占三分之二皆以煤引火而鍊之日積月累遂駕他國之上原其所以能駕乎他國者他國但借木炭之力及至牛山之木若彼其濯濯雖有精鐵而無火攻之策不覺坐困而英則煤利無窮馴至今日遂成大莫與京之業矣統而言之英之工作皆步他人之後塵及至一得其秘倏然絕塵而奔彼按轡徐行者皆不免瞠乎其後矣

百餘年前英人雖善於製造而轉運之術幾各束手英國歷代之君若臣若遇歐洲諸國棄好尋仇之秋必先應時度形勢之所在或則匡助之或則摧抑之不顧民命不惜國帑而國中則道路不可行故運貨出口之數恒不如他國論者惜之按當時由陸地運貨率每擔一斤計程合華路一百里約需中國制錢七八文及至行於鐵路計運費

之省於前者十二倍有奇故運貨十二斤亦不過制錢七八文且當時路甚崎嶇故恒有斷轅覆轍之患一交冬令泥淖沒脛竟有萬徑人踪滅之象觀於今茲中國北省夏雨時行之際其光景彷彿遇之也倫敦者英之都會也其居人所需之飲食當時大半藉牲畜之力且近在同省而道路不通運費昂貴故甲地則多穀價甚賤人不能易一文錢乙地則庫積多金竟無從購取斗粟又若英之南境人欲赴北境其貴客則俱坐大馬車得得而來計往返一周必已月圓一度以視今之火輪車人於今夜九點鐘初登車明晨八點鐘時即到者其相去爲何如也況緣運貨不便之故人又百計豫籌其所必需如農夫本以耕種爲業者必蓄羊植麻以備禦寒當暑之用其婦女則必學紡紗以紗交鄰居之蓄積者織成布疋染布之類亦須自種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蓋皆

商西節務項布說紡等類略究

謂若待外來之貨恐不啻守株待兎也然求新法以通轉運者亦已衆口一詞矣、

四百年前(明代)英國定章凡以羊毛所織之物皆須仿照成法不准私自更張然是時出口之貨若氍毹若毯罽等類每年值英金二三百萬鎊乃英廷不特不知維持商務反設苛例以重懲之其未織成物之羊毛不許私運出口他國羊毛織成之物亦不許私運入口違者治以罪貿易一途皆大不便至洋布爲大宗生意當時尚未見端惟印度則先有能織者大約當中國宋元之際回教中人(佔踞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國境始取印度之法遞之於歐洲於是意大利人漸能學之然他國仍未廣行也迨至英國創爲新機然後日臻繁盛〇英布所需之棉大半購之於美洲然一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五年)以前美洲從未有棉花出口則似

購之於亞洲其始英人未能知衣被蒼生爲大有功用也故一千七百二十一年（康熙六十年）宮中懸織布之禁貿布之禁一千七百七十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始准織布者半用棉花半用葛絲倘欲全用棉花則仍禁之○英國蠶絲所織之物初亦甚鮮以較同洲之法國不逮遠甚綢商屢乞英廷禁止外綢入口英廷初本不允一千七百六十五年（乾隆三十年）織綢者激而生變英廷旋准申禁○英人織夏布之法其拙無比公家倘助以絡項以興其業之日與婦女亦日在家廢績麻以助男子然所成之葛布仍不敷英人夏日之需爰有日耳曼比利時兩國人織葛布以補之○一千七百七十年（乾隆三十五年）英礦掘煤計重英權六百萬墩（華權一千六百八十斤爲一墩）現年（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則多至一萬七千七百萬墩其相去直三十倍○當時所製之紙其值英金七十五萬鎊至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以後驟

[illegible]

增至十二倍

總之百餘年前英國工作通商諸務類皆微乎其微至一千七百五十年（乾隆十五年）以後徧英國人皆知運貨之不便實爲第一苦累因欲籌開水路其利物浦城口通至曼徹斯特城之一路尤爲迫不及待其餘各英路亦各紛紛籌修遂計歷十四年之久至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廷共准開水路四百五十二處及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英國水陸諸路無一不加意整治於是各種貿易興也浡焉

第六節　汽機初行

紡織一業專賴呆笨無端而求工作之日興談何容易考當時之英人未有講求重學者故雖間有機器恒借水力以運之水力所不能勝即如廢物英人華忒苦心孤詣忽悟得借汽力以運新機之一法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新機告成名之曰火輪機器用以紡

第七節 紡紗織布機器

紗織布靈捷無比且汽力但借助於煤不須廣費多金英之各紡織廠競相購置如水之赴壑獸之走壙不朞月間舉國風行又考英國前者雖亦有汽力之用然無華忒之新機即無以收運動之實效故正月初五日即目之爲英國織造極旺之生辰焉可也自此以後又推而廣之於他事凡他事之需用大力者無不用華忒之火輪新機是以英國織造通商又換一新世界矣

華忒既創爲汽力運動之火輪新機英人無不喜其靈捷一千七百六十七年（乾隆三十二年）又有英人哈爾該製一紡紗新機以一手足之烈同時可紡紗數十條越二年（乾隆三十四年）英人亞寇機就此機而增損之又越六年（乾隆四十年）英人克楞吞更就亞寇優已改之機而改之紡紗愈覺靈便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乾隆五十二年）籍隸英國碰吞縣之牧師卡土威又作織

百第

布自來機器於是諸法畢備用以紡織一人可作二三百人之事矣

第八節 通商謬誤章程

英國雖得以上諸妙法而拙於歐洲之習俗凡所謂通商章程者一一加以限禁至繁極重名爲通商適以病商且英廷又將各項保業舊例貿易諸人更未可從心所欲然則若華忒若克樸吞若卡士威三人雖爲先路之導然中途阻以高山豈能逕行直遂查此等各章程之立半緣出以私心半緣限於愚見此兩層者皆阻遏興旺之局之高山也幸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師米德雅堂著富國策一書發複通行立通商之根本新策既行舊章盡廢諸英人所創之新機至是始大得之而大效矣

第九節 棉花不敷織廠之用

英國既藉新機以成布匹人皆喜其價廉物美爭相購取遂致本國中所產之棉花不敷各廠之用因查美洲產棉甚富而又無法以去棉花

之子紡紗之際甚形棘手故美洲人視爲無用之物無一朵一撚運至歐洲者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美洲屬於英國之地有巧匠曰灰忒內新創一機善能軋去綿中之子美人大喜迅運棉花到英接艫連艫不可勝數計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乾隆五十九年）美國棉花之運英者多至英權一百六十萬磅（金磅一磅約合華銀四兩物磅一磅合華權十二兩）且遞長增高有加無已核至一千八百一年（嘉慶六年）已增至英權二千一百萬磅似此神速實屬得未曾有隨後至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美洲發往英國棉花共重英權八千三百萬磅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發二萬萬餘磅若以最近之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而論英國所收各國運來之棉花合重英權十七萬萬磅（即十七億亦可云一千七百兆磅）紡織之興可想而知矣

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英國紡織各機器一應俱全又有煤斤日出不窮以

運動各機器入口之棉花亦已無窮無盡歐洲他國從無有絕好機會足與英比並者英國乘此全盛所定例章亦甚愜於輿情從此既富方穀益求有艾及將其諸工作則以布匹之成爲最晚乃一成之後卽爲地球上絕無僅有之大數而況日異月新盛益加盛凡持論及此者幾疑效宋玉之六言賦世間竟似絕無此事而孰知竟有其事也噫奇矣查一千七百五十一年（乾隆十六年）英國出口布匹僅值英金四萬五千鎊約合華銀一億八萬兩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出口布價亦僅增至華銀八億兩一千七百八十五年（乾隆五十年）已增至華銀三京四兆餘兩一千八百十年（嘉慶十五年）又增至七京二兆兩及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則增至一垓八京四兆兩更以最近之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十三年）而論竟值華銀三垓兩（卽三萬萬兩）之多矣噫奇矣○一千八百八十

七年（光緒十三年）英國入口棉花共值英金三千九百餘萬鎊約合華銀一垓六京兩（即一萬六千萬兩）出口洋布共值華銀二垓八京餘兩（即二萬八千萬兩）本國人服用所需尚不在內即此兩相比較可知織布公司及紡織各工人獲利之厚況近年以來不但他國人購買英布者日多一日即在英銷路之廣亦多於前者不知凡幾故英布之興未有止境也〇以上各總數皆從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十三年）海關冊報而得之及細核其實知各海關詳報貨物出數已改舊章故尚有不止於是者且此特布匹出口之大畧耳又考羊毛織成之貨亦隨布匹而興凡數百年前所定舊章有不便於民者悉予刪除英人皆得隨其意之所欲為且畧以織布之法參入織毛故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十三年）英國入口羊毛共重英權三萬四千四百萬磅（每磅合華權十二兩）織成

第十一節 採金銀等物

各物出口之價共值英金二千八百萬鎊約合華銀一垓一京二兆兩、即一萬一千二百萬兩〇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以後英人造葛布之機亦高出於前者數倍查以前績麻者俱用各種機藉水力以爲轉動是年以後亦改用華式之火輪新機無俟乎人力矣惟織葛之機則積年仍用人力直俟火輪新機織造稱布四十年之久始有人變通以織葛云〇綢之爲英國所造各法然後新式迭器可變月異而歲不同直至一千八百三十餘年道光十年英已無可再改矣統計是時英國綿紗布廠七千二百六十四所布匹毛綢絲綢各種貨除本國人自用以外發往他國者共值華銀四垓八京兩、即四百八十兆兩亦曰四萬八千萬兩

初南美洲各部與俄羅斯國開採金銀已數公私之周轉及至諸國通商貿易日廣金銀之用日繁遂不免左支右絀凡求多財善賈之流無

不爾、歷不意人之所欲、天竟從之、忽得廣產金銀之地、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美國初得嘉禮福尼亞省、望氣者知爲珍寶之所聚、華人名之曰舊金山繼則得澳斯鐵里亞洲、華人名之曰新金山最後知美洲之羅績山、脉絡相連、計長三千里、大半皆金銀凝結而成、竟有取之不竭之勢、蓋前後三十年中、五洲之金銀、前共歲值英金一千萬鎊、者後則歲值英金三千五百萬鎊、合共增華銀四千兆兩之多云。○各國既成無數新式機器、以供織造諸事之用、需煤日鉅、不卜可知、於是衆皆知煤之一物、實大助工作之力、於國事亦大有關繫、然而採煤浸廣、深識之士皆謂、以產煤之數、推用煤之數、不久煤苗枯竭、各種絕大貿易、一旦必將敗壞、遂各引以爲憂、英廷乃遴派大臣四路查察、旋據報稱、各處煤礦富不可言、卽歷數百年之久、源源照採、亦不虞其竭、蓋英人曾言今考英國全境

每年所採之煤共重英權一百三十兆墩（英權二千六百八十斤為一墩）之多合各國一年所採而總計之亦不過如此鉅數也然則英煤之富可勝道哉○且英國不但織造廠需煤極多已也需鐵亦孔多百年前法國大亂之時英國自鍊之鐵每年僅有英權七萬墩（合華權一墩一京七兆六億斤）不敷所用則皆購之於他國一千八百一二十年（嘉慶朝）間英國自鍊之鐵每年增至英權二十五萬墩（合華權二墩五京二兆斤）購之他國者亦四萬墩查英國鍊鐵之法向皆藉冷氣透入生鐵而成熟鐵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道光四年）有人悟得新法用熱氣六百度至八百度透入鐵中亦成熟鐵且鎔鐵之際較之舊涼氣之舊法省煤約三分之二於是英既自有多鐵自有多煤又創他人未有之新機新法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間不但不必別購他國之鐵且可以每年有餘之鐵約七兆

第十二節 火輪船初興

墩易他國之金銀英之富也宜哉又查歐美二洲各國產鐵之總數每年約合十六兆墩有奇可見英鐵之富亦直占各國之半矣

英人華忒既創火輪機器之後歷五十年海中行船者仍恃風力陸路行車者仍恃馬力火輪機器惟藉以取煤於煤井及織造廠旋轉紡織諸機而已惟織造既借火輪之力運動更便紗布獲多而無法以運之出口則不幾反受其累乎且從貨之轉遞於水陸程途者每一點鐘（華辰半時）遲則華路五六里速亦不過十里於各宗貿易皆大不便英人乃習為奔馬之車無分晝夜按站換馬僕僕道途每二十四點鐘（即一晝夜）疾馳可華路六百里亦云速矣而究未臻絕頂遂有人苦心孤詣務求得一更捷之法因憶三百年前（明朝）曾有人造一火輪船但其時匠作太拙運掉不靈終歸無用又憶二百年前（康熙朝）有人重創一新火輪船援照英

例稟准公家領有憑照許其爲專門之業不許他人仿造而仍不能通行一百數十年前（乾隆間）英之蘇格蘭省有一小火輪船一點鐘能行華路二十餘里亦非奇異至一千八百七年（嘉慶十二年）有富吞者造一火輪船從美國之紐約海口行四百餘里而抵雅巴尼從此造輪船者寖多英國各大埠商賈自相往來皆有輪船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英有輪船過大西洋而抵美國見者詫爲得未曾有於是火輪船之大用海若皆爲之股慄矣

海道往來既借火輪之力矣而陸路仍用馬力以駕車則仍得半之道耳有善構巧思之工師謂火輪既可運船何獨不可以運車當英法交戰時若輩不願充行伍以禦侮各自閉門造車以冀出而合轍不數年間造成火輪車式甚多然皆不甚靈便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英有施

蒂芬森者造成一火輪車從利物浦海口而抵曼徹司城計程百里其往最速最便英國自此以後發運運貨之法竟臻絕頂故與各國通商遂成亘古以來第一化裁通變之局本國工作之獲益不待言矣○初造火輪車時雖超出於舊法者不可以道里計然開築鐵路不能神速且人皆不知其有無窮無盡之利故不免於阻撓歷計自初創之後歷十有五年僅成鐵路七千餘里所需之資本亦僅英金八千八百萬鎊約合華銀三百五十二兆兩行旅之乘車遠行者通計每年僅有三十三兆人亦誠微乎其微直至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九年）以後英人始知天壤間無論何種利益皆不能望鐵路之項背於是上下同心官民合力日夕孜孜矻矻無非以築路為當務之急甚至舉國若狂竟有盡罄其私財以購鐵路火車股分票者初購之時獲利甚厚及本多利薄

更有宜少購而多購宜緩購而速購之人因是多費其資矣此所謂過猶不及也然究勝於因噎廢食者○鐵路大興之後二年中廣行闢築較諸前十五年之久竟增一倍查核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五年）清帳其鐵路資本由英金八千八百萬鎊增至二萬三千萬鎊即華銀九百二十兆兩英人以紛紛虧折始知鐵路雖有大益然其進亦不可太銳也○今計英國全境鐵路共長華路五萬餘里其資本共合華銀二千五百二十兆兩每年鐵路公司人欵計華銀二百四十兆兩○英人既得運貨靈捷之法織造各貨遂得遍運於諸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所運出者共計英權二百兆噸可見輪車運商之益且猶不第運出之貨多於昔者而已也人之賦遠游者亦復遠勝於前計一千七百六十年（乾隆二十五年）間踪屬搯簽諸多周折故人皆憚於出行東西南北各自

爲其風氣人逆各懷私見無以相通且有更相疑惑者旣有輪車於是千里之遙頃刻可達本國中固屬血脈靈通他國之人亦可朝夕相見始信邦域雖殊情性多同可疑可惑者少可親可敬者多彼此如水乳之交融忽焉冺然隔膜交游之樂孰大於此况人常伏處家園孤陋寡聞何能有濟及徧歷通都大邑見聞日廣學識日增欲舉一事旣有所取法不致茫無頭緒又可集思廣益凡己所未知未能之事亦可豁然貫通一時羈旅出游者衣冠裙屐於道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乘車而出之人多至六百兆有奇凡前之拘墟無識者今亦漸能通達時務前之自詡爲風俗醇美者今知各國皆有見長之處而同爲一國之人更復相爲親厚不異家人父子輪車之益眞覺更僕難終矣

第十四節 電報初行

輪車鐵路之有益於國有益於人尙矣然更有進於輪車而聯徧地球

為一家者請試言電報之益初有人嘗雷電交作之際見夫空中閃電瞬息飛行萬里心竊羨之專心致志久而又久忽得借電力以傳消息之法此豈西國六百里馳馬東中國八百里加緊公文可比並哉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火輪車初行其疾無比不特中途行走之人不知趨避且車行之時刻以及經行之徑路前途不及預備未免有停頓之虞乃沿鐵路之旁安設電綫然僅用以報告行車猶未別有變化也故惟掌理鐵路者得而用之旣而造電綫者化裁通變又能傳信以報各事漸至盈千累萬之語亦恃一綫以相通陸路遂徧設電竿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三十年)又推而廣之於水路先通由英至法之小海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更遠而通之至大西洋英美之綫互連其長英比水陸兩途皆轉瞬可通音問矣〇英國以電綫之

大有益於民人也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特命鐵路各公司開明沿路電綫之價值給以國帑而盡歸之公又爲之分設支綫不特各府州縣無不相通小而至於鎭店村莊亦可立刻通信於是血脈無壅滯之患消息獲靈通之益英人稱道弗諼

第十五節 電光初行

考英人電學一門與各學同爲新法而御有大不相同者如汽力一學信異矣然保無後此更有精於汽力者又如以煤氣點燈信明矣然今已更有羅於煤氣者獨至借電力以通音問則萬萬不能更捷此其所以不同而爲開天闢地至今登峯造極之妙法凡人意想所斷不能到者也按西語總名之曰德律風而華人則有以德律風專屬一事者如借電綫以與遠人問答千里如同覿面奇妙亦不可思議○況更有借電氣以放光者計電燈一盞之光可敵煤氣燈千盞氣之所至不啻白

日麗空今火船及火車之廠站鐵道廠製造局海中引路地中開礦無不用此電燈其街市房舍間不特大埠之通衢廣陌遍立燈竿即富室之大廈高堂亦皆以一點光明燭然朗照此外如有要工必須夤夜告成者亦無有不需乎此矣○且推而廣之於生力之法尤覺神妙莫測查前之生汽力者必用煤及柴後乃改用煤氣等類似已便捷今藉電氣以生力遂亦超乎諸法之上總之電學一門於報信發光生力諸事皆神工鬼斧變化無窮爲筆墨之所不能形容而已

輪船輪車電報皆能通不通者而使之通然恐未能家喻而戶曉也則報館尚焉初英國新聞紙有閱七日而發報一次者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咸豐五年報稅全行蠲免遂有日日新聞紙無論何國何地出有要事每日可以記載各報館又延請通達世務精工筆札之人以為主筆每遇

一事必使人可法可戒閱之者茅塞頓開惟報價微嫌太貴未能廣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英廷又豁免鑄字之稅從此日報每紙僅取英金一辨尼合華錢二十餘文即寒士亦可購閱而且報價既賤報館更與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英國僅有新聞紙七百十一種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增至一千七百五十四種若合各種而統計之每年所出共有一千兆卷迴溯四十年前由郵政局代發者每年僅三十六兆卷今郵政局年發二百五十兆卷餘皆由輪船輪車包封寄遞銷報寖廣報館入息寖豐所延主筆更可得絕倫超羣之名士其所持論皆於國計民生大有關繫一遇重大之事諸名流逐日主持清議閱報之人亦復互相議論愚者皆漸進於明上下無隔閡之憂利弊無混淆之患謀國者亦凡事易於措手小民不致嘖有煩言何莫非新聞紙之功乎

○售報既多印報宜速即有人另擬新法以期速而愈速考英國印書向皆沿數百年之古法每一點鐘時僅克印成一百五十頁耳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泰晤士報館得一新法用德國人所造之火輪機器以印報每一點鐘可印一千一百紙亦自以爲速矣又閱多年未之能改近年始造出新機往往後來居上於是每一點鐘可印報二萬五千紙且送入機器時不過空白紙一大卷耳及至出機則已印字裁幅兼摺疊裝釘成書甚爲便捷尚可計哉又有另澆鉛板之法但將各字排成一幅頃刻間澆出鉛板多塊分裝機器而刷印之則便之又便矣

英國與各國通商貿易日廣其船隻亦隨之而日增查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合其英船不過可載二百萬墩耳及與法國交戰之際畧增至二百七十五萬墩税局既定船隻無轉運之需船主屢類相告船遂有減而

第十八節 歲出新器

無增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少載於十三年前祇約三十萬墩是年以後大有轉機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同時可載六百萬墩若合每年進口船隻而計之蓋可載四千五百萬墩

英國有考求算學之專門名家屢創為古來未有之新機器人民咸利賴之溯自一千六百年（明萬歷間）至一千七百五十年（乾隆十五年）勻計每年僅創入新器各有新法稟明英廷均准其獨專利權他人不得倣效自一千七百六十三年（乾隆二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勻計每年創造新法之新機器各二百五十種又自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勻計每年創造新法之新機器竟增至各二千種若近而至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竟創造至三千二百種之多（按創造新法之新機器不第英吉利一國已也法美等國亦各鼓勵其民人分別創造勻計近年來法國年出九千種美國年出一萬二千種較之英國蓋多三四倍）

英國及諸國之人創造諸新法之新機器其命意之所在蓋欲民之不遂其生者無不各暢其生機也而機巧之所至殺人之具亦層出而不窮英法兩國駐師突厥國之開迷哑地方以禦俄羅斯兵之時即有人創鑄新鎗新礮從此爭奇鬬勝層出不窮是則以生人之具變而爲殺人之心其禍可勝道哉初拿坡崙之用法人以暴骨於外也所用之鎗俱由前膛入彈及藥又必藉機括擊石以取火然後火藥怒然彈隨之出故有靈有不靈有準有不準而且鎗管之內務取光滑出彈亦毫無力量其極遠者亦不過英度六百尺（英度以十二寸爲一尺每寸合華度八分零）而止故英國惠靈吞公爵將軍之拒拿坡崙也放鎗六百枝約僅一枝命中其後德意志之伐法蘭西鎗已較靈然德人欲傷一法人猶必約出彈子二百七十九枚旋又改用新鎗則約一百四十七彈已中傷一人矣數年前

俄人侵突則約六十六彈已中傷一突兵較之惠靈吞公用兵時十倍其靈巧可謂熟甚焉況今所用者全係後膛入藥及彈鎗管之內皆作螺旋形準頭欲正欲偏無不如志其彈之所至約計英度四千二百尺比舊時約七倍之遠至新鎗之速舊鎗更無從核計假使以熟手放之每一分鐘時可使彈出二十次古之所謂殺人如草殺人如麻者不過僅屬虛言今竟實有其事哀哉又查英國羅利孫海軍提督之禦法也所駕兵艦皆屬木質若敵軍有一礮子偶然命中即已全船轟裂今則兵艦之外概以鐵甲包裹即有極重之礮子猝焉轟至亦尚未覺其有損於是又有造為大礮務求損此鐵甲船而後已者凡計重華權一千五百斤之礮子裝入礮中船離華路十五里已能命中更有借電力以放水雷轟其船底者縱使船面及四圍厚包鐵甲其船底仍藉木質以

便上浮一旦水雷怒發全船中無慮數百人連船躋至霄脊血肉橫飛模糊慘澹爲灰爲燼不可究詰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是知機器之精妙固屬日新月異而生人者易而爲殺人實大干造物之和隱釀生靈之禍區區之愚所冀各國訂立約章卽使偶有違言孰是孰非須憑公論斷不可恃有利器而使無辜之赤子竟慘死於劫火中也

英國既得[illegible]諸新法昔日之貧民皆易而爲饒裕不但從前諸苦趣不覆甘隸人下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而後廉恥生違條犯法者亦絕無而僅有今已數十年矣貧民迴念祖父在日所不能購置之物今則予取予求不汝瑕疵然則創行新法之益誠亘古以來莫與比隆也且也自弛外糧入口之禁以來物價陡然平減貧民所得之工價卽使不加於前而以之購取糧食等物已多於前者數倍故一千八百四十五

年（道光二十五年）英人所食外來白麪勻計每年每口僅得英權十七磅、（每磅合華稱十二兩）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每人每年已可得英權一百二十四磅矣

所食之糖、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勻計每人每年十五磅、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則多三倍有奇、遂有五十一磅矣、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英人所用茶葉、年計華權一十兩、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則四十八兩矣（按各國所用茶葉殊不相同、英國人勻計約年需英權二十四磅合華權十八兩若法國人殆不飲茶、竟間有沒世而不知茶味者）

其食外來之花豬肉、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每人約得英權一磅、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則可得九磅矣、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外來雞蛋勻計每人年僅四枚、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則可得二十枚矣、是則前後三十年中、或多五倍、或多三倍、或多九倍、合諸乳油乳餅之亦多三倍、外來之商固皆獲利、而英人之富亦復可想而知、且不

第購取外來之物多於昔者而已也其購取本國之土產亦漸見其增多昔者英人所飲之酒每年計約僅得華權二斤今則四斤是增一倍也惟火酒一物英人皆知其有害於體質故一千七百四十二年（乾隆七年）句計每人年需華權二十四斤者至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已減至六斤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同治十二年）更減至二斤有奇云○綜覈以上各數可知養民諸法之獲益較諸疆場之鬪爭城奪地謂為有益於國計非可同年而語也業既富有多金家給人足為非作歹之心自消歸於無何有之鄉故英國累代以來不乏籌天勤地之事業而以之比較養民新法皆瞠乎其後有國有家者於此正宜深長思也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九下

英國馬懇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藁

郅治之隆二

泰西各國於一千七百之季年、乾隆之季嘉慶之初至一千八百八九十年、光緒初年凡一百年中不但各種新機器日出不窮即專門名家之各種新學問亦復進而益上溯查泰西開國以來承學之士類皆以祖父留貽之古籍爲枕中鴻寶若能於古籍中悟得古法即翊翊然自命爲全才百年以前忽有人言古法流傳諸尙未臻美備於是彼此揣摩朝夕講習各以翻陳出新爲已任而竊議古人之拙夫古人信拙矣試問諸其拙者得有何種巧法則又敬謝不敏空言無補君子譏之然而風氣之開則已有基弗壞矣○日月其邁運會其新迨至是時求

漸著已衆萬事萬物皆思爲古人而上之夫古人之才力原非不逮今人特生於數千年之前見事較少正如人在童年卽使姿質聰明終遜於老成練達也今人生於數千年之後閱世漸深取材漸富又如髫齡歧嶷之神童歲月日以增識見日以廣也此理易明無煩再計若安於古人之糟粕而不知今世之醇醲甚鬚髯如戟之丈夫下儕於乳臭未離之黃口乎於是有閉戶自精者苦思力索欲窮造化之微有出門求友者切磋琢磨務剖鴻濛之秘新法漫盛益人寔多人生至此幸也何如

第節 醫學新理

卽以醫學一端而論昔之醫士於人生之四肢百骸五臟六腑運用之妙皆屬不甚了了故雖投以藥石施以鍼灸如人冥行於月黑風高之夜無燈無燭惟有沿牆摸壁冀萬有一遇之偶至耳今則考刺小機

最能助醫生耳目之所不及有聽肺筒者一端按病人之肺一端合醫生之耳則肺病何若無不了然有測喉鏡者以物納人口使不得合可以返照人喉背扁鵲飲上池水洞見五藏癥結其說近於荒誕今製此鏡則信而有徵矣又有驗目鏡治目疾者取而鑒之於眸子之瞭與眊瞳神之正與反或爲靑眼或爲白眼無不一目了然又有窺視婦人牝戶鏡其功用與測喉鏡同更有顯微鏡雖細如一粒粟者可使現須彌世界有此以上諸器然則尙有何隱之不可燭何疾之不可療哉至於藥餌諸品有昔人視爲最要者今則以爲無關痛癢而棄之有古人所未及周知者今則以其可療沈痾而用之又有蒙汗藥如果露方之類醫士察人之病須治以刀鍼者啖使食之卽冥然罔覺藥力過而豁然頓醒則割刺之際已如雨過天靑矣從前外科醫生治人疔瘡諸證使

人痛苦萬狀今有新法又得蒙汗藥、諸弊悉免又如石淋一證、患者幾不聊生、甚至緣此喪命今以新法研磨男子陽道中水泡結成之石塊、使之碎如齏粉、數日卽愈有一種病、身忽發腫、向者無人能治今知因血管脹裂之故、治之甚易、小孩鬥眼礁脚諸病、今亦可治、昔者遇有重病、或須斷其肢體謂必如此而始克苟延其命也、今亦得無數新法、或但截去一小節卽保無礙、不似前代醫生、毅然斷割其之腔、決然折三公之臂矣

第三節 存恤瘋狂

昔人偶染瘋疾、眾皆謂為過祟、往往鎖錮空房不令出入、甚或加以捶楚、甚或飲食不時、其尤甚者、貧家舉其患瘋之眷屬、視為怪物、任人觀看而徼取錢文、總之凡事無不苛待、而未知愈苛待之愈無瘥然識覺瘳之期也、英國公家恆憫然憫之、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特派數大員

時考其致疾之由旋據覆稱查得此種苦證惟能妥爲善待之法年中獲救者當必不鮮於是英人漸知昔日苛待之非閱二十五年英廷定苛待瘋狂之律若有仍蹈故轍者悉予以罪查昔時管理瘋人之醫士人等皆謂若被失其恆性苟不嚴加約束必致別生事端且病亦終於無救英醫鼓奴俚特地試驗各法知欲愈其疾莫若安其心欲斷其根莫若適其體遂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稟准公家訂立章程嗣後療治瘋人不准用鐵鍊鎖繫并不准用各刑具於是向之以狠戾待瘋人者今一變而爲慈善瘋人亦不似前者之獰悍故向之治以嚴刑而不愈者今忽爲馴謹之瘋人前之最爲凶惡者今亦似有自惴之狀總之瘋人昔受無端之苦楚今漸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已

第二節 火柴

伊古以來無論文人野老皆以火爲一日不可無此君又皆知天壤間

自有火之一物而取火之法各不相同更查古者無論中國西國皆有廟宇廟中供奉之神佛前必然點長明燈一盞大抵古人以取火甚難特地留此火種故火熄則罰其住持之人相沿至今尙有未之或改者歐洲初熟食時用兩乾木磨以生火後乃以鐵擊石取火數便歷數千年無能出此二法之外今所用之火柴又名自來火通行各國不過六十年耳火柴之枝需用松木非取自北美洲之坎拿大即係自北歐洲之瑞威又有硫磺一物產自火山旁之地底歐洲則南境意大利國所產爲多南美洲亂山中多野獸自生自死無人顧問今取其骨按歐土化學之法取出燐質製火柴者既得松木先用最堅最細之機器以劈之每劈一次細枝即紛紛而下旋以此細松枝先蘸硫磺後蘸燐燐成取火第一最便之新物至蘸磺蘸燐之機器亦甚巧捷祇三數人之力

西國創鐵裁縫

一日可成數百萬枚故價亦甚廉覓購之者大約英金一辨尼（合華錢約二十文）可購火柴八百枝按松礦磷三物相去萬里乃有劈松蘸磺磷之二機器互相湊泊成此至微極賤之一物亦爲人意想所不到故志之

英國創紡織新機以後積時成歲適用他機造者纍纍以成衣而論縫紉女手可以縫裳自古昔以迄是時相沿不改其藉之以餬口者每日黎明即起夜深始睡而所博工資少僅六辨尼（合華錢約百二十文）多亦無過八辨尼（合華錢約百六十文）一終窶且貧亦可憐矣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美國一巧匠創一縫衣機器（譯傳中國俗謂爲鐵裁縫）一人掌之可成六人之工衆咸稱善厥有就其器而改使益精者爲時未久即有二十餘種行於世計共百萬具其最後出之一具尤爲神速計一分鐘時可縫三千鍼之多眞所謂裁縫滅盡鍼線跡矣自時厥後敢將十指誇鍼巧者似難鍼裁縫

之力成衣既速得錢自多綠窓貧女俱有生色且藉此以代柔荑之力每日管理四五時即可閒尋縫件消遣亦甚覺似從前之旦晚埋頭尙覽無隔宿機栽

第五節 照像

四十餘年前（道光廿年）有人得一奇法凡日光返照之物能攝其影以印於用藥速就之片紙較之明鏡鑑形毫無區別昔者歐洲人欲自留其廬山眞面則倩畫工圖之以藥然雖具頰上添毫之技仍不過依稀彷彿大抵無失其形模而已今得此法則子孫瞻祖父之遺容無不維妙維肖人群爭就映之且昔之以畫像著名者潤筆之資無出其右彼畫圖圖作富家翁者可添一對金眼睛以流傳於後世尋常人士雖具淸奇秀逸之姿而無求畫之餘資不免與草木同腐今得此法索價又不甚奢不特畫圖省識春風之面直堪環珮同歸夜月之魂於是使後人得

追較與古人相晤對者皆藉此一鏡之力何便如之既而精益求精更擴而用之於他務即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普師圍法京之役普之師築長壘圍城中被困之衆與外人消息不通英國與法國相距甚遠彼此聯金蘭之誼者亦最多繫念雖殷鱗鴻難達乃有人集通問之書札印入泰晤士日報旋取報章滿粘粉壁以攝影鏡縮印於寸許之紙即使離其後生終不能辨其作何語印既成繫於法京飛出之鴿足如出滿之點軍縱鴿也者鴿返法京法人取得寸紙則以攝影鏡反其道而行之俄頃開展印大幅一一辨認後照姓氏分貽各人如親聲欬似此利用實夢想所不到者也近更出一奇技名曰留聲盒不特祖宗之笑貌可使子孫見之即祖宗之聲音可使子孫聽之凡人欲以口語寄附於後但置一盒而向之大聲疾呼或喃喃細語既而閉其機無論是何言語盡留盒中他日者取盒而撥轉其機即有前說從盒中出疾徐高下不爽分毫

泰西各種機器大半興於近百年之中百年以前萬事皆藉十指之力蠢拙遲緩識者病之始創火輪機器之華忒苦心孤詣繪圖貼說先欲製一小樣幾無一匠可以應命且機器中有一鐵鑄之氣筩鍊成圓鐵一枝使匠人鑽而通之匠人辭以不能鑽而其用椎鐵打雖亦打成一孔然孔內既不光潤又有漏氣之處及至小試其端氣漏而聲甚尖厲幾至無所用之者始創各種機器之人僅能鈎心鬭角化臭腐爲神奇初未嘗學鍛於嵇康也故須有千錘百鍊之徒運其精細工夫然後能按圖以成物又須有精細之器具以佐工作然後能得心應手無臨敗粗糙之嫌然製此精細之器具仍須有精細之心思彼此循環缺一不可及其日就月將器具愈精愈細由小樣而成大器者亦愈多然無深明重學之良師或恐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器具雖精細機器雖多不能

決其皆適於用也旋有重學師出欲應以器成機之法而作自能運動之器具以製各種鐵機首創而名重一時者為重學師把瑪其所意構之機器皆製造機器之器具也把瑪又意構一鎖無論用何器具皆不能成把瑪乃別構機器器具以成之把瑪之高足弟子曰擯私麗善創活動而又死定之馬鞍式機器器具査擯私麗以前各種死定器具無有能活動者又一弟子曰摳悶飾初造鏍鐵機器器具既而更出重學師曰瑙試梅始構火輪鎚曰灰透瓦始構量物之小機器凡物小僅至於一寸若用灰透瓦之機器以量之可使一寸之一百萬分畧有厚薄輕重長短闊狹畢無所遁其形自有此器無論製何機器悉皆賴以為律度量衡之準較之舊成之各種機器精而且準於是新出機器日益多試以五十年中上較之五十年前其為倍蓰不可以屈指計嗚呼

盛哉總而言之自開天闢地以至耶穌降世後一千七百七八十年間乾隆中葉工作一門皆身使臂臂使指一千八百年後嘉慶六年以降多撥身臂指而爲機器故前則以人製器今則以機製器機製之器邁出人製之器精一也速二也準三也其未能全離乎人者則以機器尚煩人掌也亘古流傳之農具至今百年以前未之能改蓋夫蹈常習故既未諳田中所樹之或蔬或穀應輪年更易之理故麥之田恆種麥稻之地恆種稻又未知澆壅之新法故遇地力既竭之處任其彌望荒蕪俟至數年後地氣漸回始再竭力墾種更有低窪瀦水之田雖能掏水以使之涸出然仍如二千年前羅馬國人所傳之古法其措置比且地面之水痕雖涸地中之水氣未乾以之播種糙食不特成熟難遲苗穗亦不能暢茂收穫即不克豐盈其所畜之牛亦因地藏濕氣不能肥腯按英人好食之牛今取於

前者約一倍其培養之法亦勝於前更緣濕氣蒸騰之故人感之而成痞瘧其爲患可勝道哉、至考農具一宗、犁則僅能刮地面之鬆泥、而不能透入深處、用犁犁罷、然後下種、則用八百年前猶太國人之古法、或麥或稻、既已成熟、則以古鐮刀刈割之、又有耡鈑一物、亦不啻古人所用、英師依法晾、英麥每英畝八斗、值英金四鎊四作令、每斗重英權六十一磅、每磅合華權十二兩、核之中國之價、大約每華權一斤、值華銀四分五釐有奇、以每磅四兩計耕者以有厚利可圖、遍地耕耘不肯少暇、歷年積荒之田、亦復劃麥插禾不煩爲語之相迫促、田主以耕夫之踴躍、地租即因之而騰貴、但以蘇格蘭省而論、未戰以前、年收田租二百萬鎊、至既戰之年、竟增至五百二十五萬鎊、則其餘皆可類推矣、和局既成、糧價漸賤、而田租未能低減、農人苦之、始共講求肥料之新法、遂有化學師造一代糞之新物、

善使地力復元一千八百二十三年道光二年英國霍森爲慮有惜米德者創田畔開溝之法其溝上寬下窄中塡碎石仍與田平地中之水果盡洩有人言開溝以後糧多於前者十成之三草多於前者十成之四五、於是徧國仿行糧熟旣速牲畜及人口之病亦少英廷甚其大有裨益而又恐農力之不逮也、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貸以英金四百萬鎊令農人悉依此法以洩積水農人旋又講求格物之理必先查何草何木何穀食實與此地相宜然後盡力於南畝又查何物以代糞始合此土之宜然後加以澆壅旣而農學會起凡用各新法者按時聚會各以巳田坐落何處形勢何若巳則用何法用何糞徧告同人同人亦以所知所用者相告彼此觀摩藉益更多且更列入農學新報以廣流傳其於農具則別創新犂以墾地新機器以鋤地而不用鋤新機器以打

麥而不用鋤鈑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又創新機器以割麥而不用鐮刀農人皆喜用之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咸豐五年）有人用火輪力以墾地比前用之新犂入地更深田中之土既翻陳而出新田中之糧食有實堅實好穀頴資粟之舊且此法既行不但其用勝於前其價亦廉於前向嘗謂英國織造廠最講新創機器而不知鄉鎮中人亦不甘其下也英國工藝本爲萬國之冠但近有人言昔者通商貿易後有年倍一年之盛今雖尚畧有增加已遠遜昔者之猛進深憂工藝一途亦致江河日下但余以爲今非百年前之比也英會諸國以伐法國之際諸國惟發憤於金革英國有數名人則兼創各新法於是成此絕大工藝顯且古未有之奇而且專門名家（即諺所謂偏行生意也）他國皆不得其法自不免求之於英英人又素價廉而成物美故他國即有仿造人仍求之於英英

人之獲利多至不可紀極況英人於旣創新器之外又專用力於織造、無論爲毛類之呢氈等物爲棉類之紗布等物爲絲類之綢緞等物皆爲各國日用所需其蒸蒸日上也宜哉不謂日積月累他國皆自能織造又睹英人工作獲利之厚各自竭力以製新機數十年來有加無已、然使他國不增關稅則英之貨物猶無虞祖生之先我著鞭也乃近來已有數國增收入口貨稅美國更獨科重稅英人嫌英貨之貴他日亦不得不自行織造織造旣久熟能生巧布匹等物必將與英並駕齊驅且棉花本產自美國無須遠購術工旣興不難使布價賤於英國是假而美國行之歐洲他國亦從而效之不幾使英國通商大局中從前出口暢銷之貨轉瞬間無人顧問乎故爲英國計必宜別闢新地以廣商途或更創他人未有之新器始克翹然首出仍古利源也抑更有說者、

美法二國既知英國受益於機器者最無窮盡遂設法鼓舞其民人專心致志於機器之學英國若狃於故智祇憶從前之傑出不求後此之更新[illegible]千里馬一蹶不振反任駑駘下駟超軼絕塵之事即在目前矣○若論農家者流亦尚有受困之處歷年已久似無進境溯査前者英人行保業之法若遇年穀不登仍未弛外糧入口之禁糧價卽日昂翔貴農夫得重價以補歉收景況可不致甚窘所苦者需糧日食之人耳今保業之舊章已改入口諸餉又不加稅一旦旱潦爲災外糧紛紛運至糧價必不能起色農人收穫旣少糶賣又不能索重價其爲苦累何可勝言且美國所產之糧食所畜之牲畜年中當以有餘者販至英國問其價則反賤於英之所自產所自畜也問其故則緣英之田主所索田租貴於美也是則英自困之道也夫英國初與各國通商時貿易

無一不與佃田之價隨之而貴猶可說也今貿易之勢漸平已貴之田租不容少貶此何理乎農務本也商逐末也優待商而薄待農豈得謂爲持平即豈得謂爲知本吾願英廷垂念農人之苦而別籌良法以抑田租無使商盡富田主益富而偏獨吝於養人之農夫也斯善矣